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十二　　列傳十二

溫大雅 弟彥博　大有　陳叔達

竇威 兄子軌　軌弟琮　威從兄抗　抗子靜　靜弟誕　抗弟璡

溫大雅字彥宏太原祁人也父君悠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泗州司馬大業末爲司隸從事見隋政日亂謝病而歸大雅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宮學士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高祖鎮太原甚禮之義兵起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禪代之際與司錄竇威主簿陳叔達參定禮儀武德元年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

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尋轉工部進拜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祕策甚蒙嘉賞太宗即位累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謚曰孝撰創業起居注三卷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子無隱官至工部侍郎大雅弟彥博

彥博字大臨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嘆異曰皆卿相才也開皇

末爲州牧秦孝王俊所薦授文林郎直內史省轉通直
謁者及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幽州歸國
彥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爲中書舍
人俄遷中書侍郎封西河郡公時高麗遣使貢方物高
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
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土宇
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卽爲詔述朕此
懷也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爲箕子之國漢家之元菟
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
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

比列星理無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其年突厥入寇命右衛大將軍張瑾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出拒之以彥博爲行軍長史與虜戰於大谷軍敗彥博沒於虜庭突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家虛實及兵馬多少彥博固不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太宗卽位突厥送款始徵彥博還朝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意有沙汰多所損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惟騁辭辯與之相詰終日諠擾頗爲識者所嗤復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貞觀二年遷御史大夫仍檢校中書侍郎事彥博善於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承受

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四年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高祖常宴朝臣詔太宗論旨既而顧謂近臣曰何如溫彥博其見重如此初突厥之降也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也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各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為漢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常空矣惟彥博議曰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則乖物

性故非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遂處降人於朔方之地其入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議者尤爲不便欲建突厥國於河外彥博又執奏曰既已納之無故遣去深爲可惜與魏徵等爭論數年不決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薨年六十四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吾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夭性靈彥博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室太宗命有司爲造堂焉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子振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振弟

挺尚高祖女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大雅弟大有字彥將性端謹少以學行稱隋仁壽中尚書右丞李綱表薦之授羽騎尉尋丁憂去職歸鄉里義旗初舉高祖引爲太原令從太宗擊西河高祖謂曰士馬尚少要資經略以卿參謀軍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若剋西河帝業成矣及破西河而還復以本官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因請從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疑也大有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多之武德元年累轉中書侍郎封清

河郡公會卒高祖甚傷惜之贈鴻臚卿謚曰敬初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歷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得調大業中拜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叔達以郡歸款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爲武

德元年授黃門侍郎二年兼納言四年拜侍中叔達明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爲薦拔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貞觀初加授光祿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絕弔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

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爲陛下社稷計耳後坐闔廷不理爲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謚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謚曰忠有集十五卷

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陸人太穆皇后從父兄也父熾隋太傅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隋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祕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祕書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時諸兄並以軍功致仕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子積

學成聖猶狠狽當時栖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位不遠固其宜矣威笑而不答久之蜀王秀辟爲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疾還田里及秀廢黜府寮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大業四年累遷內史舍人以數陳得失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歸京師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時軍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旣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皆其所定禪代文翰多參預焉高祖常謂裴寂曰叔孫通不能加也武德元年拜內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爲諭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臥內常爲膝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

咸登此職今我已爲天子公爲內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亦貴乎及寢疾高祖自往臨問尋卒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謚曰靖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葬日詔太子及百官並出臨送有文集十卷子惲嗣官至岐州刺史威兄子軌從兄抗並知名

軌字士則周雍州牧鄧國公恭之子也隋大業中爲資陽郡東曹掾後去官歸於家義兵起軌聚衆千餘人迎謁

於長春宮高祖見之大悅降席握手語及平生賜良馬十匹使掠地渭南軌先下永豐倉收兵得五千人從平京城封贊皇縣公拜大丞相諮議參軍時稽胡賊五萬餘人掠宜春軌討之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自率數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聞鼓士卒爭先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口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會赤排羌作亂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同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與賊連戰皆捷餘黨悉降進封鄧國公三年遷

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許以便宜從事屬党項寇松州詔軌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與軌連勢時党項引吐谷渾之衆其鋒甚銳軌師未至善合先期至鉗川遇賊力戰走之軌復軍於臨洮進擊左封破其部衆度羌必爲患始屯田松州鎮令率所部兵從太宗討王世充於洛陽四年還益州時蜀土寇往往聚結悉討平之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栗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外嘗遣奴就官廚取漿而悔

之謂奴曰我誠使汝要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決執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宏安知名士也執動輙榜箠歲至數百後徵入朝賜坐御榻執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謂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畧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詔下獄俄而釋之還鎭益州執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執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執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於京師執追斬不及是歲行臺廢卽授益州大都督加食邑六百戶貞觀

元年徵授右衛大將軍二年出爲洛州都督洛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偽軌並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者皆按之由是人吏懾憚風化整肅四年卒官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嗣尚高祖女永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軌弟琮亦有武幹隋左親衛大業末犯法亡命奔太原依於高祖琮與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解及將義舉琮協贊大謀大將軍府建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祿大夫扶風郡公尋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裨將

桑顯和來逼文靜義軍不利琮與段志元等力戰久之隋軍大潰通遁走琮率輕騎追至稠桑獲通而返進兵東略下陝縣拔太原倉拜右新書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栢崖道應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武德初以元謀勳特恕一死拜右屯衛大將軍復轉右領軍大將軍時將圖洛陽遣琮留守陝城以督糧運王世充遣其驍將羅士信來斷糧道琮潛使人說以利害士信遂率衆降及從平東都賞物一千四百段後以本官檢校晉州總管尋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

公賞黃金五十斤未幾而卒高祖以佐命之舊甚悼之
贈左衛大將軍謚曰敬永徽五年重贈特進

抗字道生太穆皇后之從兄也隋洛州總管陳國公榮
定之子也謚曰懿母隋文帝安成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
見崇寵少入太學略涉書史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
屬其父寢疾抗躬親扶侍衣不解帶者五十餘日及居
喪哀毀過禮後襲爵陳國公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隋
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禮賞賜極厚
母卒號慟絕而復蘇者數焉文帝令宮人至第節其哭
泣歲餘起爲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所在並以寬惠聞

及漢王諒作亂煬帝恐其爲變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言抗得諒書而不奏按之無驗以疑貳除名抗與高祖少相親狎及楊元感作亂高祖統兵隴右抗言於高祖曰元感抑爲發縱耳李氏有名圖籙可乘其便天之所啟也高祖曰無爲禍始何言之妄也大業末抗於靈武巡長城以伺盜賊及聞高祖定京城抗對衆而忭曰此吾家妹壻也豁達有大度眞撥亂之主矣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大悅握手引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因縱酒爲樂尋拜將作大匠武德元年以本官兼納言高祖聽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後延入臥內命之捨敬縱酒

談謔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移時或留宿禁內高祖每呼爲兄而不名也宮內咸稱爲舅常陪侍遊宴不知朝務轉左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千牛備身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勲居第一四年又從征王世充及東都平冊勲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預焉朝廷榮之賜女樂一部金寶萬計武德四年因侍宴暴卒贈司空新書司徒謚曰密子衍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時抗羣從內三品七人四品五品十餘人尚主三人妃數人冠冕之盛當朝無比

靜字元休抗第二子也在隋左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武德初累轉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師旅歲興軍

糧不屬靜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頻上書辭甚切至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總管靜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為障塞復從之太宗即位徵拜司農卿封信都男趙元楷為少卿靜部其衆欽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慚尋轉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諧其所靜知虜中虛實潛令人間其部落郁射設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並率衆歸款太宗稱善賜馬百匹羊千口及擒頡利處

其部落於河南以爲不便上封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
獸窮則搏噬群則聚麀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
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爲之民以資無知之虜得
之則無益於治失之則無損於化然彼首邱之情未易
忘也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
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
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
爲羈制自可永保邊塞僞爲藩臣此實長轡遠馭之道
於時務在懷輯雖未從之太宗深嘉其志制曰北方之
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

憂矣再遷民部尚書貞觀九年卒謚曰肅子遠尚太宗

女遂安公主襲爵信都男

誕抗第三子也隋仁壽中起家為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轉殿中監封安豐郡公尚高祖女襄陽公主從太宗征薛舉為元帥府司馬遷刑部尚書轉太常卿高祖諸少子荊王元景等未出官者十餘王所有國司家產之事皆令誕主之出為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拜右領軍大將軍轉大理卿莘國公修營太廟賜物五百段復為殿中監以疾解官復拜宗正卿太宗常與之言昏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聞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

亂竇誕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不肯而任之親尸祿而不退非唯傷風亂政亦恐爲君不明考績黜陟古今常典誕可光祿大夫還第尋卒贈工部尚書荆州刺史謚曰安子孝慈嗣官至左衛將軍孝慈子希瑊希瑊少襲爵中宗時爲禮部尚書以恩澤賜實封二百五十戶開元初爲太子少傳開府儀同三司誕少子孝諶在外戚傳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爲比

璡字之推抗季弟也大業末爲扶風太守高祖定京師

以郡歸國歷禮部民部二尚書從太宗平薛仁杲尋鎮益州時蜀中尚多寇賊璡屢討平之時皇甫無逸在蜀與之不協璡屢請入朝高祖徵之中路詔令還鎮璡不得志遂於路左題山以申鬱積有使者至其所璡宴之臥內遺以綾綺無逸奏其事坐免官未幾拜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授太子詹事後爲將作大匠修葺洛陽宮璡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怒遽令毀之坐事免會納其女爲鄷王妃俄而復位加右光祿大夫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安璡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聲雅樂璡討論故實

撰正聲調一卷行於代

史臣曰得人者昌如諸溫儒雅清顯爲一時之稱叔達才學明辯中二國之選皆抱廊廟之器俱爲社稷之臣威守道軌臨戎抗居喪靜經略璡音律仍以懿親俱至顯位才能門第輝映數朝豈非得人歟唐之昌也不亦宜乎然彥博之褊竇軌之酷亦非全器焉

贊曰溫陳才位文蔚典禮諸竇戚里榮盛無比

唐書卷第一百十二

唐書卷第一百十三　　列傳十三

李綱 孫安仁 安靜 新書增　鄭善果 從兄元璹

楊恭仁 子思訓 思訓孫睿交 恭仁弟續 續 孫執柔 執柔弟執一 恭仁弟師道

皇甫無逸　李大亮 族孫迥秀 迥秀 子齊損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也祖元則後魏清河太守父制周車騎大將軍綱少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許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及憲遇害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埋瘞哭拜而去隋開皇末爲太子洗馬皇太子

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公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宮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者居其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侍側至令致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邪辭氣凜然左右皆爲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豈

非擇人綱曰臣在東宮非得言者帝奇其對擢拜尚書右丞時左僕射楊素蘇威當朝用事綱每固執所見不與之同由是二人深惡之會遣大將軍劉方誅討林邑楊素言於文帝曰林邑多珍寶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綱可任文帝以爲行軍司馬劉方承素之意屈辱綱幾至於死及軍還久不得調後拜齊王府司馬未幾蘇威復令綱詣海南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後自來奏事威復言綱擅離所職以之屬吏綱見善卜者令筮之遇鼎因謂綱曰公易姓之後方可得志而爲卿輔宜早退不然有折足之敗也尋會赦免屏居於鄠大業末賊帥何

潘仁以綱爲長史義師至京城綱來謁見高祖大悅授丞相府司錄封新昌縣公專掌選高祖踐祚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典選如故先是巢王元吉授并州總管於是縱其左右攘奪百姓宇文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奪境內畜獸取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分遣左右戲爲攻戰至相擊刺疻傷致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嘆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

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於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幷州元吉大懼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孥棄軍奔還京師幷州遂陷高祖怒甚謂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資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為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

宇文歆論情則疎向彼又幾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録其心臣愚竊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問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旣曾以表聞誕亦焉能制禁時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上疏諫曰謹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唯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旣招物議大歎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

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顧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尋令參詳律令綱在東宮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建成嘗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饔人作鱠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爲鱠建成從之旣而謂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匹以遺之建成後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又思箴者之言頻乞骸骨高祖謾罵之曰卿爲潘仁長史何乃羞爲朕尚書且

建成在東宮遣卿輔導何爲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爲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爲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採納旣無補益所以請退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並如故綱又上書諫太子曰綱耄矣日過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許傅聖躬無以酬恩請効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爲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覽書不懌

而所爲如故綱以數言事忤太子旨道既不行鬱鬱不得志武德二年以老表辭職優詔解尚書仍爲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敕未嘗稱名其見重如此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腳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閤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道又令輦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元齡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

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及遇疾太宗遣
尙書左僕射房元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匹五年卒年
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爲之立碑初周
齊王憲女孀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贍恤甚厚及綱
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子少植隋武陽郡司功
書佐先綱卒

少植子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於
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
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安仁弟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
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
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

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絶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也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父誠（新書名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大象初討尉遲迥力戰遇害善果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詔令襲其官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受冊悲慟擗踊不能自勝觀者莫不爲之流涕隋開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業中累轉魯郡太守善果篤慎事親至孝母崔氏賢明曉於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嘗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懌若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崔氏謂之曰吾非怒汝反愧汝家耳汝

先君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繼父之心自童子承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能致之也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以事汝先君乎善果由此遂勵己為清吏所在有政績百姓懷之及朝京師煬帝以其居官儉約莅政嚴明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各賞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還大理卿後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為民部尚書隨

化及至聊城准安王神通圍化及善果爲化及守禦督戰爲流矢所中及神通退還竇建德進軍克之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詬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後而清稱益衰又忠臣子奈何爲弑君之賊殉命苦戰而傷痍若此善果深愧赧欲自殺僞中書令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又不爲之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於京師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封滎陽郡公善果在東宮數進忠言多所匡諫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與從兄元璹在其數時以

爲榮等坐事免及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坐選舉不平除名後歷禮部刑部二尚書貞觀元年出爲岐州刺史復以公事免三年起爲江州刺史卒

元璹字德芳隋岐州刺史沛國公譯子也少以父功拜儀同大將軍襲爵沛國公累轉右武候將軍改封莘國公大業中出爲文城郡守義師至河東元璹以郡來降遣將張綸西掠地攻拔其城係至軍門釋之徵拜太常卿及定京城與襄武王琛使突厥以本官兼參旂將軍元璹少在戎旅尤明軍法高祖嘗令巡諸軍教其兵事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其兄爲叱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其爲犄角來

寇汾晉詔元璹入蕃諭以禍福叱羅竟不納乃欲總其部落入寇太原以爲武周聲援未幾叱羅遇疾療之弗愈其下疑元璹令人毒之乃囚執元璹不得歸叱羅竟死頡利嗣立留元璹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璹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縶蘇武弗之遇也拜鴻臚卿尋而突厥又寇并州時元璹在母喪高祖令墨絰充使招慰突厥從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塡映山谷及見元璹責中國違背之事元璹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慚不能報元璹又謂頡利曰漢

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免爲劬勞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卽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絕今乃舍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卽引兵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亭息警爟火不然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固當非遠元璹自義寧已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貞觀三年又使入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準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內炊飯

化而為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太宗然之無幾究厥果敗元璹後累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尋起為宜州刺史復封沛國公元璹有幹略所在頗著聲譽然其父譯事繼母失溫凊之禮隋文帝曾賜以孝經至元璹事親又不以孝聞淸論鄙之二十年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弟孫杲知名則天時為天官侍郎

楊恭仁本名綸宏農華陰人隋司空觀王雄之長子也隋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為苛察戎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唯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元感作

亂煬帝制恭仁率兵經畧與元感戰於破陵大敗之元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與屈突通等追討獲之軍旋煬帝召入內殿謂曰我聞破陵之陣唯卿力戰功最難比雖知卿奉法情慎都不知勇決如此也納言蘇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虛也時蘇威及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參掌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恭仁獨雅正自守不爲蘊等所容由是出爲河南道大使討捕盜賊時天下大亂行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還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書隨至河北爲化及守魏縣時元寶藏據有魏郡會行人魏徵

說下寶藏執恭仁送於京師高祖甚禮遇之拜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情僞推心馭下人吏悅服自葱嶺以東並入朝貢未幾遙授納言總管如故俄而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禦備多設疑兵頡利懼而退走屬瓜州刺史賀拔威新書名行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遠未遑征討恭仁乃募驍勇倍道兼進賊不虞兵至之速克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虜賊衆感其寬惠遂相率執威而降久之徵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鼓旂將軍貞觀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祿大夫行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五年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恭仁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恭仁弟師道尚桂陽公主從姪女爲巢剌王妃弟子思敬尚安平公主連姻帝室益見崇重後以老病乞骸骨聽以特進歸第十三年卒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

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時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有愛妾置於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其妻隔絕妾等怒密以毒藥置酒中思訓飲

盡便死顯慶中從高祖孝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寶節坐是配流嶺表思訓妻又詣闕稱冤制遣使就斬之仍改賊盜律以毒藥殺人之科更從重法

思訓孫睿交本名璬少襲爵觀國公尚中宗女長寧公主預誅張易之有功賜實封五百戸神龍中爲祕書監後被貶卒於絳州別駕

恭仁弟續頗有辭學貞觀中爲鄆州刺史

續孫執柔則天時爲地官尚書則天以外氏近屬甚優寵之時武承嗣攸寧相次知政事則天嘗曰我令當宗及外家常一人爲宰相由是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尋

卒執柔子滔開元中官至吏部侍郎同州刺史
執柔弟執一神龍初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至
右金吾衛大將軍
恭仁少弟師道字景猷隋末自洛陽歸國授上儀同為備
身左右尋尚桂陽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轉太常卿封
安德郡公貞觀十年代魏徵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
漏洩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
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所庶幾
也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
當時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

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後賜宴帝日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十二年轉中書令太子承乾謀逆事洩與長孫无忌房元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用皆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其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未幾從征高麗攝中書令及軍還有毀之者稍貶爲工部尚書尋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贈吏部尚

書并州都督謚懿曰陪葬昭陵賜東園祕器并爲立碑
子孫之尙巢刺王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淫
亂爲主壻竇奉節所擒五刑具而殺之
師道兄子思元高祖時爲吏部侍郎國子祭酒思元弟
思静禮部尙書師道從兄子崇敬太子詹事始恭仁父
雄在隋以同姓寵貴自武德之後恭仁兄弟名位尤盛
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內駙馬三人王妃五人
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官二十餘人遂爲盛族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烏氏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
馬其先安定著姓徙居京兆萬年仁壽末漢王諒於并

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爲諒所殺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卽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徇節義旣屬亂常必無苟免等而凶問果至在喪柴毀過禮事母以孝聞煬帝以誕死節贈柱國宏義郡公令無逸襲爵時五等皆廢以其時忠義之後特封平輿侯拜淯陽太守甚有能名差品爲天下第一再轉右武衛將軍甚見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侗爲帝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死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爲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無

爲相追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高祖以隋代舊臣甚尊禮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明年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洽長吏橫恣贓汚狼籍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承制除授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徼倖上變云臣父在洛陽無逸爲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逼於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爲清正此蓋羣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

往慰諭之俄而又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狀高祖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是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因令劉世龍溫彥博將按其事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既返命高祖勞之曰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多譖訴者但爲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尋拜民部尚書出為同州刺史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當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

廉介如此然過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輙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母在長安病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駮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爲孝竟謚爲良孫忠開元中爲衛尉卿

李大亮雍州涇陽人後魏度支尚書琰之曾孫也其先本居隴西狄道代爲著姓祖綱後魏南岐州刺史父充

節隋朔州總管武陽公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
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
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
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
賊侵寇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
躬捕寇盜所擊輒平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嘆
下書勞之賜馬一匹（新書五乘）帛五十段其後胡賊寇境大
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
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以與之宴樂徒步而
歸前後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大悅超拜金州總

管府司馬時王世充遣其兄子宏烈據襄陽令大亮安撫樊鄧以圖進取大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遷安州刺史又令徇廣州已東行次九江會輔公祏反大亮以計擒公祏將張善安公祏等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大亮率兵進援擊賊破之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拜越州都督貞觀元年轉交州都督封武陽縣男在越州寫書百卷及徙職皆委之廨宇等召拜太府卿出為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州見有

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嘆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缾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

尋典籍然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閲也時頡利可汗敗亡北荒諸部相率内屬有大度設拓設泥孰特勒及七姓種落等尙散在伊吾以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集之多所降附朝廷愍其部落凍餒遣於磧口貯糧特加賑給大亮以爲於事無益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如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

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已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是以周室愛人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四十載而遂絕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人

非中夏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蕃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爲蕃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疋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幣帛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納其奏八年爲劍南道巡省大使大亮激濁揚淸甚獲當時之譽及討吐谷渾以大亮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大總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靑海歷河源遇賊於蜀渾山接戰破之俘其名王虜雜畜五萬

計以功進爵爲公賜物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遺親戚仍罄其家資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盛後拜左衞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爲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衞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衞兩宮甚爲親信大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臥其見任如此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守房元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以當大位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惰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之恩而久不

能得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嘗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悵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官爵請迴授太宗遂遷弼爲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十八年太宗幸洛陽令大亮副司空房元齡居中籌遇疾太宗親爲調藥馳驛賜之臨終上表請停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深以關中爲意表成而嘆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時五十九死之日家無珠玉可以爲唅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親戚孤遺爲大亮

所鞠養服之如父者十五人太宗爲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兒子道裕永徽中爲大理卿

迥秀字茂之大亮族孫也祖元明濟州刺史父義本宣州刺史迥秀及進士第弱冠應英材傑出舉拜相州參軍累轉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才甚寵待之掌舉數年遷鳳閣舍人迥秀母氏庶賤而色養過人其妻崔氏嘗叱其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止云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出狀何據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順顏色顏色苟違何敢留也竟不從長安初歷天官夏官二

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俄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令宮人參問其母又嘗迎入宮中待之甚優迴秀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然頗託附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為讜正之士所議俄坐贓出為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即位召授將作少監景龍中累轉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節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又有猫為犬所乳中宗以為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俄代姚崇為兵部尚書病卒年五十贈侍中子齊損開元十年與權梁山等構逆伏誅籍沒其家也

史臣曰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如李綱直道事人執心不回始對隋文慷慨獲免終忤楊素屈辱尤深及高祖臨朝諫舞胡鳴玉懷不吐不茹之節存有始有卒之規可謂危矣非逢有道焉能免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李綱有焉善果劝事賢母長爲正人元璹於國有功祇練邊事承家不孝終爲匪人恭仁仕隋忠厚馭衆謙恭破賊立功方見仁者有勇掌選被斥所謂獨正者危自僞歸朝懷才遇主連婚帝室列位藩宣始終無玷者鮮矣師道慎密純善怯懦無吏事之名抑勢避嫌著用致非才之誚無逸知父守節陷難離母避逆終吉忠

信之道著矣絶賓客以閉府門斷衣帶以續燈炷廉介之志彰矣於乎蜀道初開親老地梗至孝滅性子道可知不得諭爲孝也惜哉大亮文武兼才貞確成性賁馬勸農是爲政也投身論賊略也放奴娉從良者仁也因鷹諫獵臨終上表忠也論伊吾之衆智也葬五葉無後報張弼恩義也事兄嫂如父母孝也不死婦人之手禮也無珠玉爲含廉也房元齡云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名下無虛士矣迴秀諂事權倖爰至合司餘不足觀清風替矣

贊曰李綱守道言行俱危善果母訓清貞自資元璹父

子要道何虧恭仁獨正令德無違師道愼密抑勢見機
無逸廉介終於孝思大亮才德陵勃名隨迥秀託附實
汙台司

唐書卷一百十三